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三十六回 周遂洲慷慨成仁 熊芝岡從容就義

詩曰：男兒浩氣比山高，百折千回不可撓。

熱血一腔雖濺地，忠魂萬古尚凌霄。
身傾道濟長城懷，獨泛鷗夷霸業消。
他日董孤書定案，才將清話付漁樵。

話說魏忠賢矯旨拿了繆翰林、周御史等，先後起身。那些官校知道繆公是個清苦詞臣，料得許不出甚麼錢鈔來，到讓他軟輿進京。直至涿州地方，繆公恐怕耳目漸近，設有緝訪，反帶累官校不便，自己要上起刑具來。一路上聽他緩行到京。只有周公的官校道：「他曾任縣令，必多宦囊，狠要詐他些銀子。」雖與了他們些，終不滿所欲，一路上受了許多苦楚。比及到京，周公恐遲了欽限，星夜趕來。這裡周吏部也到了，同下錦衣衛獄。那許顯純將他們任意拷打，問他們結黨、通關、請托等事。

過了幾日，繆公年老受不起刑，先死了。夏御史亦相繼而亡。只有周御史、周吏部等，許顯純定要他招認是東林一黨，與周起元請托。周吏部道：「東林講學，我並未到。就是東林黨內縱或有一二不肖的，也不失為正人君子，總比那等邪黨專權亂政，表裡為奸的人好多。至於周起元行時，我雖為他作文，這也是縉紳交際之常，我自來非公事從不干謁，有甚請托？」許顯純大喝道：「這廝猶自硬口，不打如何肯招？撻起來！」撻了又夾，夾了又敲。那些校尉因蘇州打死了同伙的人，好不忿恨，將他分外加重的夾打。此時周公愈覺激昂，言語分外激烈，竟似不疼的，任他凌軼，只是不招。從來這些拿問的官兒，起初受刑也還尊重不屈，及至比到後業，也就支撐不住，也只得認作犯人，把他當做問官。惟有周吏部志氣昂昂，絕不肯有一句軟話，只與他對嚷對罵。許顯純見他身子狼藉，若再加刑，怕他死了不便，忙叫且收監。

過了數日，又提出來拷問他。見周公嘴狠，偏要磨折他。周公卻偏不怕。到審時要他招認，周公道：「魏闖害殺忠良，何止我周順昌一人！要殺就殺，有甚麼招？」顯純道：「你這干結黨欺君、貪賊亂政的禽獸，自取罪戾，怎敢反怨罵魏爺？也就與罵罵天地的一般，神鬼也不容你！」周公道：「何人亂政似那閹狗！朝朝廷上佈滿私人纔是結黨，枉害忠良方為亂政。」許顯純聽了，怕他再說出甚麼來，被忠賢的差人聽見去說，連叫掌嘴。那些校尉飛奔上前，打了一頓，把個瘦臉打得像個大胖子，青紫了兩邊。周公自高聲大罵道：「許顯純你這奸賊！你只打得我的嘴，打得我的舌麼？」千奸黨、萬賊奴罵不絕口，把個許顯純氣得暴躁如雷，卻又無可奈何。他想了一會道：「把他牙敲了。」校尉上前將銅巴掌側著，照定牙根敲了幾下，可憐滿口鮮血直流，門牙俱落。周公並不叫痛，越罵得凶，聲氣越高。許顯純假意笑道：「你其意要激惱我，討死麼？我偏不讓你死。且帶去收監。」

隔了數日，李、黃二御史也從浙江解到，顯純也故作威勢，擺下許多狠毒刑具，並提出周吏部同審。周公上去，開口便罵道：「賊奴！你徒與閹狗作鷹犬，把我等正人君子任意荼毒！我們不過一死而已，你這奸賊除死之外，你還再有甚法兒加我？我死後名傳千古，那閹狗蒙蔽聖聰，荼毒忠良，少不得神人共誅！你這賊奴也少不得陪他碎屍示眾，還要遺臭萬年！」罵得許顯純啞口無言，幾乎氣死。又叫敲他的牙，把個周吏部滿口的牙齒幾被敲完。周公立起來，竟奔堂上，校尉見了，忙來拉時，他已走到公案前，把口中鮮血劈面噴去。許顯純忙把袖子來遮，早已噴了一臉一身，連忙叫扯下去打。又打了一頓。又連眾人都來了一番，纔收監。

誰知魏忠賢差來看的人，早已飛報進去。連魏賊聞之也大覺不堪，隨與李永貞商議，未免學秦檜東窗的故事，差人到許顯純家說道：「爺叫說：『法堂上如何容周順昌等無狀，體面何存？』」顯純道：「其實可惡！因未得爺的明旨，故此畝他多吃些苦。」差官道：「爺心中甚是著惱，著我來吩咐你如此而行。」許顯純聽了此言，如領了敕書的一樣，忙送了差官出去，隨即喚了管獄的禁子來，吩咐去了。

次日到衙門升堂時，禁子便來遞犯官周順昌、周宗建昨夜身故的病呈。許顯純看了，便叫寫本具奏。過了兩日，纔發下來。發出屍首，周御史還是全屍，只是壓扁了。周吏部身無完膚，皮肉皆腐，面目難辨，止有鬚髮根根直豎，凜凜猶有生氣。許賊奉忠賢之命，一夜擺佈死了兩人。此時兩家的家人草草具棺收殮。時人有詩弔二公道：

慷慨成仁正氣寬，直聲猶自振朝端。
清風兩邑沾恩澤，友誼千秋見肺肝。
血染圍扉應化碧，心懸北闕尚存丹。
誰將彩筆書彤史，矯矯西州淚共彈。

二公歿後，僅存李、黃二御史在獄。二人也自分必死，卻快然自得。李公道：「昔日黃霸被陷在獄，從夏侯勝授《春秋》，蘇長公讀書賦詩不輟。我朝胡忠憲，年八□被杖在獄，尚詠《治獄八景》。古人意氣高尚如此，我輩何妨相與談論，訪前輩之高蹤，為後人談柄。況對著這一庭荒草，四壁蛩聲，也難禁此寂寞。」兩人帶著刑錄，指天畫地，或時商略古事，或時痛惜時賢，或時慷慨復歌，怕國事日非，或於愁中帶笑，或時掩面流涕。雖有禁卒在外伺察，知他是臨死之人，與他做甚對頭？有那等好事的卻來看，只見他們笑一回，哭一回，只道他們思家，或是畏刑，不得不強勉排遣，都不理會他們。那知他們何曾有一念在自己身家性命上。及至追比時，每比一次，李御史只喊：「二祖□宗在天之靈，鑒我微忱！」那些行杖的都驚駭不知何故，依限追比，怎肯稍輕？到後來也就支撐不來。二人自料死期將近，李公想道：「一身雖為國而亡，了無遺憾，只是親老子幼，豈可死無一言？」遂於身上扯下一塊布來，齧指出血，寫下一幅遺囑，藏在褲腰內。大略總是訓子儉以惜福，讓以守身，孝以事親，公以承家。臨終時又灑血題詩於獄壁曰：

□年未敢負君恩，一片丹心許獨醒。
維有親恩無可報，生生願誦《法華經》。
絲絲修省業因微，假息餘閒有夢歸。
燈火滿堂明月夜，佛前合掌著緇衣。

李公歿了，黃公撫屍痛哭道：「兄今先見二宗於地下，弟亦相繼而來。倘英靈有知，早得相從，共斥奸邪，當作厲鬼以擊賊。」言罷哽咽失聲，死而復甦者再。及到命下發屍時，黃公又對那發屍的人道：「此忠臣之屍也！願從容無致損壞。」又大哭，作詩一首以送之雲：

手撫忠軀淚兩流，棘林寂寞更誰憐。
獨憐今日身相送，他日遺骸孰與收？

發出遺屍，家人代他沐浴更衣，拾得遺書，知是他臨終之言，為他珍重收藏。收殮畢，寄停僧寺，將血書星夜帶回。父母奔子捧書痛器，人皆知他視死如歸，臨終不亂，都歎息不已。後來黃御史一人獨坐獄中，鬱悶無聊，又遭過幾番追比，也是死於獄中。正是：

自知身列名難死，誰料人亡己也亡。
相會九泉還共笑，好將忠蓋訴先皇。
許顯純也題個犯官身故的本，著家屬領屍殮殮。

再說拿周巡撫起元的官校，見蘇州的人吃了虧，又怕福建效尤，故不敢經由州縣，止由海迂道進京，故遲了些日子。一到京，

官校就投了文。許顯純叫下了軟監，就將參本上道他侵挪□餘萬錢糧的卷案做成。次日升堂，少不得惡狠狠的夾打一番，也不容他分辨，道他將太、安、池三府協濟鼓鑄的錢糧□二萬侵匿入己，強坐在他身上。也不行文到蘇州柑勘開消過多少，竟自照參書上題個拷問過的本。一面逢迎追比，一面行文原藉地方官嚴追。周巡撫雖歷任多年，家中縱有些須，怎得有如許？自陶朗先、熊廷弼之外，也沒有似他坐上這許多賊的，怎能免得一死，保得一家？正是：

舞鳳蟠龍錦作機，徵輸猶自竭民脂。
誰知血染園扉土，化作啼鴉永夜惑。

魏忠賢數□日內害了五個忠良，心中大快。想他連興大獄，料定外邊科道不敢有言。況內閣又與他合手，當劉一在位時，與韓爌當國，猶不敢放手大為。及二公去後，內閣皆是他的私人，故敢橫行無忌，把膽越弄大了，心越弄狠了，手越弄滑了，終日只想害人，就如石勒，一日不殺人，心中便鬱鬱不樂。一日，與那班奸黨商議道：「楊璉等俱是為受了熊廷弼的銀子纔問罪的，豈有熊廷弼到安然無恙？死者亦難心服。」傅應星道：「此不過藉端陷害眾人，原未實有其事。楊、左等被誣屈死，已傷天地之和，今再以此害熊廷弼，所謂『一之已甚，豈可再乎？』欲服人心，須存天理。」倪文煥道：「表兄此論甚迂。當今之世，講甚天理？只是狠的，連天也怕。」田吉道：「要殺他，何難？」向忠賢耳邊道：「只須如此如此，便萬全無弊了。」忠賢聽見大喜，隨即叫人下帖，請內閣眾位老爺明日吃酒。

次日大開筵席，只見：

陸窮岩藪水窮川，錦簇花攢色色鮮。
象管鸞笙和寶瑟，吳姬越女捧華筵。

午後，四閣下齊到，忠賢出來迎接，安席坐下。說不盡品物之豐，儀文之盛。換席時，各人起身，更衣閒話。忠賢道：「有一事請教諸位先生：當日楊璉、顧大章、魏大中等，招出得了熊廷弼贓銀四萬代為卸罪。今三人皆已赴法，而熊廷弼乃罪之魁首，何以獨免？恐不足以服三人心。」顧相公道：「熊廷弼已有定罪，縱有此事，已罪無可加。」忠賢道：「罪雖不再加，也該速決。」沈相公道：「罪已擬定，諒無脫理，赴法自有其時。若遽然即處，一則恐防同坐者不便，再則似非聖朝寬大之政。」忠賢道：「二位先生俱是南人，故爾軟善。」復對馮相公道：「曾記昔日他待尊翁，不情甚矣，先生豈竟忘之耶？」馮銓道：「贓證既明，何患無辭。」眾人俱各唯唯。

席散後，忠賢即矯旨道：「熊廷弼臨陣脫逃，失守城池，罪已難追；仍敢公行賄賂，冀脫罪愆，國法安在？著內閣議覆。」這分明是把個擔子與內閣擔，且挾以不得不殺之勢，故預先把話挑動了馮銓。旨意一下，一則眾宰相不敢違他之意，二則馮銓要報父仇，必假公濟私，眼見得熊經略斷無生理了。

這熊經略原以進士起家，後仕至遼東巡按，號令嚴明，軍民畏服。就是一帶屬夷，也無不想望其丰采。每臨一處，事畢，便單身匹馬出來看山川之險阻。就是逼近外地，他也要去，且一些護衛不帶，只馬前著一人手執白牌，上書「巡按熊」三字。那遼東都畏其威，服其膽，到□分恭敬迎接他。把個遼東地方，西起寧遠，東至開原，沒一處不看遍了。後因王巡撫失陷廣寧，兵部本意主戰，恐於己不利，便把經略本按住，只等王化貞本到。兵部也上一本，說熊廷弼按本不救，逃回關中，將放入逃兵功勞擱起。都是一班奸黨無風起浪，不日本下道：「王化貞、熊廷弼俱著拿問。」竟與王化貞同問了罪，坐在監中。可見公道何在？

大抵熊經略之死，不在失中屯衛，而在擺儀從出大明門之時，便種下禍根了。再者與兵部王巡撫等爭守戰，已造下一個死局。魏忠賢以熊、楊兩經略為名，殺了楊、左諸人。又想到為他請托的到死了，他失守封疆，又添上個鑽刺的名目，如何還奮得他？況他又是楚人，正與楊連同鄉，更容不得。若只論失守封疆，楊、王都該同斬；若論行賄，楊、熊也難都畝。只得把個題目放在閣下，又先激惱了馮銓暗報父仇。旨到閣下，馮銓只得另尋出個枝葉來，說他在監常與犯事的劉中書相與，常將辨揭與他看。捏出這個名色來，說他鑽刺請托，先將劉中書殺了。又捏造幾句讖語道：「他名應妖書。」票旨出來，將他梟首，傳示九邊。命下之日，差監斬。此時熊經略在監中，一些不知。

忽一日清晨，只見一人來監中道：「堂上請熊爺。」熊公覺得古怪，遂從容梳洗，穿了衣服，取出一個辨冤本，隨著那人到大堂上來。只見個主事穿了吉服，坐在旁邊，道：「熊老先生，奉旨著送老先生到西市去。」熊公道：「罪人失守封疆，久已應死，何必另尋題目。只是有一本，求大人代罪人上一上，死也瞑目。」那主事道：「老先生事已至此，上本也沒用了。」熊公道：「今日既無人為我伸冤，後來自有人為我辨明，所恨者如孟明不能復嶠函之仇，終被失守之名耳。」言畢，長歎數聲，向北拜辭了皇上，又轉身向南拜謝了先人，從容解衣就縛。劊子手綁好，拿過酒飯來，熊公叫拿去，絕不沾唇。兩邊代他插上花，犯由牌上標了斬字，押到西市。旨意一到，炮聲響處，劊子手刀起首落。只見天昏地暗，日色無光，陰風四起，黃霧迷天。見者心傷，行人抱屈。監斬官叫取過桶來，盛了首級，傳示九邊。可憐一個熊經略，當瀋陽陷沒時，挺身往守，親冒矢石，屢建奇勳，躬親土木，築就瀋陽城，反至一身不保，竟死於闖賊之手！後人有詩弔之曰：

冤起東林日，株連盡正人。
禍奇緣極醜，功大不謀身。
骨散要離日，魂隨杜宇春。
有家歸不得，灑淚控楓宸。

這纔是：漢家已見條侯列，宋室誰明武穆冤。

畢竟不知殺了熊芝岡後又有何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